马里的蒙叔

■张铁梁

记 忆

前阵子整理旧物，我翻出十几张照片。照片里是一页页手写英文稿，字迹工整，一看就是用了心的。写下这些字的人，名叫曼苏尔·易卜拉欣。他是当年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联马团）中国二级医院的翻译，我们都喊他“蒙叔”。

想起蒙叔，我就想起了在西非维和的那些日子。

蒙叔很温和，在那片战火频仍的土地上，他安静做事，真诚待人，用点滴的善意，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懂得了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渴望。

第一次见蒙叔，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刚到加奥那天，机场墙上遍布的弹孔让我至今难忘。那些弹孔深深浅浅的，像是这座城市的伤疤。来之前，我曾听说过加奥被称为联合国最危险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可等真正站在那儿，看着那些弹孔，我才体会到战争的可怕。这里的百姓，祖祖辈辈靠种地、放羊、打鱼过活，日子虽不富裕，倒也还过得下去。可战火燃起后，什么都变了——房子塌了，街道空了，学校关了，集市散了，人们拖家带口，却不知该去哪里。

我就是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年月，遇见了蒙叔。他那时候快50岁了，身材瘦高，穿着白大褂，戴着一顶白帽，脸庞黝黑，胡子花白，眼角刻着很深的纹路。他的眼睛很亮，跟人说话时会微微侧着头，脸上挂着笑。他说话慢慢的，语气很轻。那时我还不知道，蒙叔温和的外表下，藏着怎样的来时路。

后来熟悉了，才慢慢听他讲起从前的事。

蒙叔生于1968年，是加奥本地人，家里是普通的农牧户。他7岁上小学，家里实在供不起了，就辍学去打工；等攒下一点钱，又回去念书；念一阵子钱不够了，再去打工。就这么断断续续地，像跟命运拔河似的，蒙叔硬是把念书的机会牢牢攥在手中，没松开过。他最后考上大学，念了英法双语专业，成为持证教师、专业翻译。后来，为了养家，蒙叔去别的国家做过老师、当过保安、看过仓库，也做过小生意。2014年，靠着过硬的语言专业素养和踏实的性格，他进了联合国马里稳定团，专门在中国二级医院做翻译。就是从那时候起，他跟中国维和军人结下了缘分。

在加奥，能有一份稳当的工作，是乱世里难得的一点安稳。蒙叔这个人，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事业来干。医院里，医生救治病人、与外界对接，很多时候需要靠他在中间“搭桥”。他不光懂那些绕口的医学术语，还特别了解当地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习惯。有他在，话总能说到点子上，事也能办得顺顺当当。

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一天夜里，营地里安安静静的，大家都睡了。忽然，防空警报响起，紧接着就是一声声的爆炸，震得窗户哗啦啦响。恐怖分子袭击了营地，15枚火箭弹打过来，危险笼罩在营地上空。那一晚，7名外国维和人员伤得不轻，被紧急送到中国二级医院。

抢救就是抢命。可那几个重伤员惊魂未定，又语言不通，伤情讲不明白。紧要关头，有人拨了蒙叔的电话。那时候夜还深着，营地外面到底安不安全，谁也说不准。可蒙叔二话没说，骑上他那辆旧摩托车，就从家里赶过来了。

抢救室的灯白晃晃的，他就那么在各个科室之间来回穿梭，一会儿俯下身子安抚伤员，一会儿又站起来，把伤情一句句转述给医生。检查、清创、包扎、救治，他跟着医护人员一道，忙了整整一个晚上。等天蒙蒙亮，7名重伤员全部脱险，被送进了病房。忙完了，我看见蒙叔眼里全是血丝，脸上也写满疲倦。那一瞬间，我忽然就明白了——他做这些，不光是为了一份薪水。那是他心里放不下的责任，是他对我们这些中国医生的信任，也是他对“和平”这两个字最执着的追求。

相处久了，我越来越知道这份坚守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

蒙叔是6个孩子的父亲，一大家子人吃饭穿衣、看病上学，全落在他一个人肩上。战乱年月，物价一天一个样，东西也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我从来没听他叹过气，也没见他松过劲。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见过了太多炮火过后的断壁残垣，他反倒更懂得活着的好，更懂得感激，也格外珍惜中国维和军医带给他的那份暖意。

有一回，蒙叔的小女儿得了急病，高烧不退，当地诊所治不了。蒙叔急坏了，连夜抱着她跑到中国二级医院来求助。医护人员一看，赶紧开通绿色通道，想尽办法救治。后来，孩子好了，恢复了往日的活泼模样。

这份恩情，蒙叔一直搁在心里。他总说，中国军人跑那么远来帮我们，是在给这片地方送希望。大概是因为心里装着这点希望，他总爱跟我们聊起从前的加奥。他说，那时候的加奥，河是清的，地是肥沃的，人们天亮了出门干活，天黑了回家歇着，种地、打鱼、放羊，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眼中的光很亮，让人看了心里发酸。后来，炮火在这里肆虐，土地荒了，学校关了，乡亲们背着行李走了。战乱把所有的寻常都打碎了，可没能打碎他心里那点盼头。

他说过不止一回，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家乡能重新安宁下来——让孩子们能安安稳稳坐在教室里念书，让大人们能踏踏实实地干活养家，让这片土地上吃够了苦的人们，能过上太平日子。这话说得朴素，却是战火里头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最真最深的盼望。

半辈子风里来雨里去，命运一回回把他按到泥里，战火一回回烧到他家门口，可蒙叔这个人，心始终是软的，待人始终真诚。他认认真真做着每一件小事，真诚对待每一个身边人，就那么守着他的家，守着他那一点关于和平的念想。

一晃10多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西非。那些大漠硝烟、漫天风沙，都沉到了记忆的深处。可每次想起马里，想起蒙叔，我的心里总会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中国，和平这个词对我来说太寻常，像空气一样。直到去了马里，亲眼见过那片被战火翻来覆去折腾的土地，见过那些流离失所的人，结识了蒙叔这样在硝烟里还守着家园、揣着盼头的人，我才慢慢明白——和平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词。它是孩子面前一张安稳的书桌，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顿饭的寻常傍晚，是战火里的人用一辈子去追的那一点点平凡幸福。

加奥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2023年6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终止联马团任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了蒙叔的消息。愿他和他的家人都好好的。愿那片他深爱着的土地，终能如他所盼，重归安宁。



新芽（雕塑，入选中国美术馆举办“壮丽史诗——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 陈 刚作

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长征，长征

（组诗）

■龙小龙

草地

沼泽和泥淖，吞没了暮色
吞下了一匹瘦马
草地上开出了花朵
有红的、紫的、老的、少的
有许多，我们说不出姓名和籍贯

饥寒缠着脚步
冷风冰雨摧打戎装
野菜、树皮、草根，填充辘辘饥肠
篝火跟星光相互辉映
他们握紧手，扶住肩
用微弱的暖意驱散寒冷

他们信念如春草，在绝境里顽强生长
每一步前行，都踏过生死无常
舀起半碗浑水，照见的人影
都瘦成了稗草荆棘
在胃里，长成故乡的庄稼林

现在，都说大草地辽阔丰泽
而你是否知道
所有的海拔高度
都是他们用陷下去的肩胛和膝盖骨
垫起来的

小战士

王东平、王有福、孟绍金
还有更多，不曾留下姓名
叫“红小鬼”“红小丫”“红小兵”
一双草鞋，踏遍风雪寒霜
半袋野菜，扛起山河重量

他们把伤病员的绷带
细细缠进，漫漫长夜的曙光
篝火燃尽而星光未冷
有志不在年高
他们把中国少年的名字
深深刻进了岩石和泥土

后来，我们明白许多朴素的道理
也悟出了看似无解的哲学内涵
比如，为什么叩开赤水河的磐石
仍有铮铮铁质的回响
又比如，为什么雪山之巅那轮明月
照见往昔征程，也照亮了
当下和未来的万里辽阔

会师

从那么多条河流，那么多座山川
长途跋涉到这里
拥抱、握手、欢呼
汇聚成了同一个流向

有人掏出怀表
表针定格在某个早晨
有人解开绑腿
血迹和皮肤已经长在一起

有多少时刻，甘肃会宁的炊烟
笔直地站着
它们在等，等一声军号
把那些飘散的忠魂喊回队列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感 念

一只海螺号

■杨 舒 牟诗琪

1936年11月，位于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城，朔风卷地，黄沙漫天。城外戈壁滩上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俗称马家军）重兵集结，机枪密布，山炮阵地居高开设，叫嚣着要攻占山丹。城内，红五军将士凭城据守，个个枕戈待旦，誓死守卫山丹。

山丹南倚祁连山余脉，北接龙首山戈壁，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节点，也是西路军西进途中的重要立足点。11月下旬，红五军奉命进驻山丹县城，军长董振堂率部一边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一边抢修工事、布防备战，进驻后已接连打退敌人多轮试探进攻。对西路军而言，守住山丹就能稳住西进阵脚；而视红军为心腹大患的马家军，也对这座城池势在必得。

11月底，敌人集中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和一个山炮营的兵力，在山炮、机枪的掩护下，向山丹城发起轮番猛攻。雨点般的炮弹在城墙根炸开，密集的子弹扫得城砖碎屑四溅。“稳住！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时任连队指导员的符泽攀伏在垛口后，一边观察敌人动向，一边高声指挥战士们还击。来自四川宣汉的他个子不高，神情坚毅，腰间斜挎着一只磨得发亮的海螺号。

这只海螺号，对符泽攀来说意义非凡。1932年，他被批准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赤卫队，队长把这只用作军号的海螺号郑重交到他手中。战争年代，物资匮乏，这种天然的海螺号，是当时赤卫队和民兵武装常用的号角。“军号就是命令，号谱就是生命！”从此，他时刻牢记司号员职责，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不亮就站在山岗上练习。符泽攀担任指导员以后，再也没把它当作军号使用，却一直将它珍藏在身边。

战斗持续到第三日，守城部队弹药消耗越来越大。“指导员，子弹快见底了！”一名战士猫着腰跑过来汇报。眼看敌人顺着云梯往城头攀爬，符泽攀攥紧腰间的海螺号，正要起身招呼战士们上刺刀拼杀，一颗流弹呼啸而来，擦过他腰间的海螺号，直直打进了他的腰腹。符泽攀身子猛地一踉跄，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等符泽攀恢复意识，人已经躺在了随军医院的土坯房里。他的腰间缠着厚厚的绷带，伤口一阵阵钻心地疼。他下意识伸手往腰边摸，触到了那只熟悉的海螺号。

部队随后继续西进，符泽攀因伤势较重，留在随军医院继续治疗。他躺在病床上，日日盼着伤愈归队，可没料到等来的却是噩耗。

1937年1月下旬的一天，护士红着眼眶带来了消息：高台县城失守，军长董振堂等2000多名守城将士大部壮烈牺牲。

“军长……战友们……”符泽攀僵在床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在山丹城墙上指挥若定的军长，那些和他一起拼杀过的战友，就这么永远留在了高台。平复了好一会儿，他咬着牙撑起身，不顾护士的阻拦，摸索着解下腰间的海螺号。

“我没能和他们一起战斗，就让这号声，送他们最后一程吧。”

在护士的搀扶下，他面向高台的方向双膝跪地，用尽全身力气吹响了海螺号。号声低沉，像在呜咽，又像在呐喊，穿过土坯房的窗棂，飘向茫茫的祁连山下……

1937年1月底，部队组织突围转移。混战中，随军医院遭敌冲击，伤员们被打散，符泽攀和几名负伤的战友辗转流落到高台县以北的合黎山里。他们隐蔽在北山煤矿挖煤谋生，一边养伤一边打听部队的消息。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符泽攀把海螺号藏在后山的石缝里。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摸出煤窑，找出海螺号一遍遍擦拭抚摸，怀念牺牲的战友们。

后来，煤窑待不下去了，符泽攀便用攒下的一点钱置办了布匹杂货，在高台黑泉一带走乡串户当货郎，一边谋生一边继续寻找党组织。1940年，他在羊达子安了家，可寻找部队的念头从未断过。那只海螺号，始终被他小心珍藏着。

1949年9月，高台县解放后，符泽攀重新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担任区民兵自卫队队长、定平乡乡长、区公安特派员等职务，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腰间总挂着那只海螺号。无数个日子，他走进高台烈士陵园，站在墓前摸着海螺号自言自语：“老伙计，几十年了，幸好有你陪着我。你说现在日子这么好，可为什么我却老觉得心里不踏实呢？”

1965年，组织上把管理烈士陵园的任务交给了符泽攀。他没有丝毫犹豫，带着两名工人，搬进了陵园。

那时的陵园，还是一片戈壁荒滩。几个人一锹一镐地干：开垦荒地，平整道路，修建住房，栽下一棵棵松柏。安顿下来后，符泽攀做了一件郑重的事——他把那只珍藏了半辈子的海螺号，连同一条毛毯、一床被单、一件羊皮夹袄，一并献给了陵园。他抚摸着海螺号，轻声说：“到了烈士陵园，我也算真正归了队。我要长伴牺牲的战友，与忠魂相伴，做他们的守墓人。”

从此，陵园就是他的家。每天清晨，他早早起床，扫落叶，擦墓碑，修剪松柏；傍晚，他坐在坟茔前，喊着熟悉的名字，用四川口音给他们“汇报”新生活。20多年里，一批又一批前来悼念先烈的人们走进陵园，符泽攀一次次向他们讲述西路军的峥嵘岁月；一有空闲，他就去附近学校为孩子们讲述西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

7000多个日日夜夜，符泽攀与长眠在此的战友相伴。他那颗不安定的心终于踏实了。

每年1月20日，符泽攀会穿上旧军装，取出陵园珍藏的海螺号，郑重地擦拭，然后站在墓前，吹响它。号声穿过陵园，寄托无限思念。

1986年1月12日，符泽攀安然离世，终于回到了他的战友身旁。后来，陵园几经扩建，如今已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那只陪伴他历经战火、守望半生的海螺号，正静静陈列在玻璃展柜中。

祁连山的风，掠过陵园的松柏，风止风又起。

地瓜地里结银元

■滕 健

精短小说

霜降这天，侯大伯起了个大早。

东方刚泛起鱼肚白，他就挑着筐篓出了门，晨露打湿了他的粗布裤腿。他抬头看了看天，金盘子似的日头正慢悠悠往上爬，把东边的云彩染成橘红。

“今年地瓜长得欢实啊。”侯大伯边走边念叨。前些日子他去地里看过，土壤都被撑开一道道裂缝，地瓜长得很饱满。

转过村口的老槐树，就是他的地瓜田。侯大伯脚步轻快起来，仿佛闻到地瓜混合着泥土的香气。可当他站在地头时，整个人却像被雷劈中一般僵住了。

“这……这是……”侯大伯喉咙发紧，手中扁担“咣当”掉在地上。

有3垄地瓜被人挖走了，瓜秧整齐码放在地边，一看就不是被野猪糟蹋的。

侯大伯的心像被蜂蜇似的疼。这3垄地瓜，够他和老伴吃大半个月的。他颤抖着蹲下身，手指抚过被翻动过的泥土，突然发现地中央插着一块木板。

“啥玩意儿？”他眯起昏花的眼睛。木板上用炭黑写着几行字，可他大字不识一个，只能干着急。他伸手拔起木板，意外发现底部还绑着个灰布兜。

“叮当”——布兜里传出金属碰撞声。

侯大伯手抖得更厉害了。他解开布兜，5块银元在晨光下闪着光。他拿起一块，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轻轻一弹——“铮——”银元发出悦耳的声响。

“是银元，是真的银元！”侯大伯声音都变了调。他数了一遍又一遍，粗糙的手指在银元边缘摩挲，生怕这是一场梦。

“丢了3垄地瓜，得了5块洋钱……”侯大伯喃喃自语，突然觉得银元烫手起来。谁会挖走地瓜后留下这么多钱？这钱该不该拿？

他小心翼翼地把银元重新包好，连木板一起揣进怀里，转身就往村里跑。他得找徐先生问问，这木板上到底写了啥。

私塾先生徐进琪正在院子里晨读，见侯大伯气喘吁吁闯进来，不由一愣：“老侯，这一大早的……”

“徐先生！快帮我看看这个！”侯大伯从怀里掏出木板和布兜，手还在不停地发抖。

徐进琪接过木板，眼睛一扫，表情立刻变了。他仔细读了两遍，又打开布兜检查了银元，突然压低声音：“老侯，这是咱们的队伍过来了！”

“啥队伍？”侯大伯一头雾水。

“红军！”徐进琪声音更低了，眼睛里闪着光，“木板上写着：‘老乡，我们急需粮食，不得已挖了你3垄地瓜。留下5块银元作为补偿，请收下。’”

侯大伯脑子“嗡”地一声。他听说过红军，说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亲身遇到这种事还是头一遭。5块银元啊！集市上一垄地瓜连半块银元都不值，他们却留下这么多……

“这……这怎么使得……”侯大伯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粗糙的手不停地摩挲着那几块银元，“不就是几垄地瓜吗？吃就吃了，还给什么钱……”

徐进琪拍拍他的肩膀：“这就是咱们的队伍啊。听说他们在南边打了胜仗，现在可能是在转移途中。”

侯大伯突然想起什么，一把抓住徐进琪的袖子：“他们会不会还没走远？我得……我得给他们送点东西去！”

徐进琪按住他：“你追得上么？这钱是咱们队伍的一片心意，先收着吧！”

回家的路上，侯大伯走得很慢。怀里的银元沉甸甸的，压得他心头发烫。他想起20年前闹饥荒时，那些闯进村子抢粮的兵痞，想起那些横征暴敛的官差……而现在，竟然有人挖了地瓜还留下钱，而且给得这么多！

回到家后，侯大伯把银元小心地包在一块红布里，藏进箱底。

晚上，侯大伯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里，他悄悄爬起来，摸出那包银元，在月光下又数了一遍。银元的触感让他想起小时候娘给他讲的故事，说是有仙人会暗中帮助善良的穷苦人。

“红军……比仙人还实在啊。”侯大伯喃喃自语。

第二天一早，侯大伯又去了地里。他把地瓜都挖了出来，挑最大的装了两筐，径直送到徐进琪家。

“徐先生，您认识的人多，要是……要是能联系上咱们的队伍，就把这些地瓜给他们送去。就说……就说谢谢他们的银元……”

徐进琪笑了：“你的心意我明白，但这地瓜你还是拿回去，队伍有纪律，不会多收群众东西的。”

侯大伯急了：“那怎么行！他们……”

“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啊！”徐进琪说。

那5块银元，侯大伯一直珍藏着。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宁愿去借钱也没动过。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红军的钱，要留着当传家宝，告诉子孙后代，咱们的队伍就是这么好。

新中国成立后，侯大伯把5块银元捐给了县里的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珍贵的文物。这5块银元就像是人的真心，诉说的是老百姓对共产党、对红军最朴实、真挚的认可与爱戴……

直到去世前，侯大伯还经常对孙子讲起那个霜降的早晨，讲起地瓜地里结出的银元，讲起那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神奇队伍。

“那5块银元啊，”老人浑浊的眼里闪着光，“比金子还珍贵呢……”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800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